

黄献国 / 著

# 炮兵家园



黄献国 / 著

# 炮兵家园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炮兵家园/黄献国著.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5  
ISBN 7-5063-2964-6

I. 炮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885 号

## 炮兵家园

---

作者: 黄献国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版式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8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964-6

定价: 18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

作者像

**黄献国** 文学硕士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会员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主要创作成果包括小说、纪实文学、影视文学作品，曾两次获得中国曹禺戏剧文学一等奖、一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、昆仑优秀中篇小说奖、中国环境文学一、二等奖（各一次）、中国人口文化奖等。

曾出版军事题材长篇小说《灵性佣》、《女人不相信永恒》；战争题材长篇纪实文学《布什沉船的海湾》、《开天日记——迈向新中国》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周末舞会》、《鬼壑之谜》；此外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篇。

主要影视作品：战争题材电影《远东黑河谷》、电视电影《一介平民》、电影《砺剑东海》、《阳光女孩》、30集电视连续剧《那个年代》、战争题材23集电视连续剧《相约来世》、军事题材20集电视连续剧《最后的院子》、军事题材8集电视连续剧《追逐太阳》、单本剧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。还有16集大型电视专题片《大路朝天——中国乡镇企业15年发展历程》、274集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《迈向新中国——1949今天的故事》等。

主要戏剧作品有：大型军事题材话剧《带一身黄土来当兵》、短剧小品《喜马拉雅的回声》、《小号》等。

最后一波次 152 加榴炮和红箭 73 导弹，排山倒海般地倾泻了出去，蔚蓝色的渤海湾里，火光燃烧，硝烟弥漫，震地动天。东北战区某集团军一年一度的炮兵“海训”，在山呼海啸般的炮声中，收兵了。对于我们团来说，那是炮兵的节日。

军区、集团军、师旅首长一百多双将校肩牌，在阳光下闪烁；观摩高地上，一百多只望远镜，盯住我们的弹着点，团长赵铁钢一声号令，“放！”大地在我们脚下颤动的感觉和目标区弹无虚发的景观，叫我们想起头天傍晚，在海天一色被晚霞拥抱的海岸边，团长扯着粗脖大嗓对全团官兵说过的那些话，“两个月的海训，咱们团，炮弹导弹打出去了千余发。成绩咋样？大家心里有底，我就不必自吹自擂了。为啥明天三级首长要来看咱们团的实弹？而且是一百多位兵团、集团军、师旅首长啊，在这阵势前边，谁也不能给我掉链子！每一门火炮，都得给我往前站，拿优秀！拿了优秀，咱就回家了……”

政委陆建军在一旁小声嘀咕，“伙计，回营房，不是回家。”政工干部在关键时刻的提醒，有点字斟句酌。回家和回营房，当然是有原则区别。家这个字眼，对军人来说，太有分量了，那是一份牵挂和向往啊。对于千余名官兵来说，回家，是个很温暖的字眼。

团长赵铁钢还是粗脖大嗓地说：“一回事！刚才，咱们政委提醒我说，是回营房，不是回家。同志们哪，对于军人来说，军营，不就

是咱们的家吗?!你们说,是不是?”

全团官兵一起回答:“是——”

团长说:“声音太小!跟大海比嗓门儿,得拿出火炮的架势!大点声儿,是不是?”

“是——”那声音马上就震耳欲聋。

部队解散,开晚饭。

晚霞,在大海的尽头,渐渐收拢她美丽的羽翼,海风送来一阵阵大海腥馨的气息。两个月的海滨野营生活,即将结束了,对于军人们来说,没有多少浪漫,也没有多少留恋。想想六十天席地而睡,那些潮湿和阴冷的日子,官兵们早就想打道回府了。团首长们的营帐前,团长、政委、副团长、副政委四个人席地而坐,一边吃着猪肉炖粉条,一边说起了回家还是回营房这个话题。

政委陆建军说:“团长啊,照理说,你的话,没错。部队就是家嘛,那还有错?可是,在海训结束这个节骨眼上,回家这个字眼,还是太敏感。为啥呢?你想,为了海训,全团官兵停止休假整整四个月呀。那么多干部、士官,都等着海训完了,好回家呢。我算了算,足有一百多号人呢!回家,也得分期分批,轮着来呀。”

副团长钱立桩说:“军事主官,你也应该有点政治头脑。政委的提醒,本来很好、很重要,你赵铁钢当着全团的面儿,还跟政委叫劲,谁不知道部队就是军人的家?你逼着全团官兵扯嗓子说假话,回家跟回部队,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嘛!”

团长眯起眼睛,笑了笑说:“喔,原来,我们这些团官儿也不把部队当自个儿的家呀?你们说的是实话,我说了假话,还不行?赶明儿,我在全团面前作检讨,行了吧?”团长从碗里拣出一块黑石子说:“家跟部队就是不一样啊。老婆淘米,决不会放过一块石头。司务长!——”

机关食堂司务长跑过来说:“到!”说罢,笔挺地站在团长的面前。

团长用筷子捏着那块石子说:“你叫我呀,想家了!”

司务长莫名地愣了,不知啥意思。

钱副团长绷起脸说：“你们咋淘的米呀？那么大一块石头，咋整团长碗里去了？傻乎乎的，给自家老爸老妈做饭，能把这么大一块石头，整碗里去吗？教育炊事班，要以部队为家，懂吗？”

司务长响亮地回答：“是！”

团长扑哧就笑了，政委也笑了，副团长、副政委回过神来，也笑了。

司务长又发懵了。

政委说：“你们把个兵啊，都笑傻了！司务长，没事了，走吧，走吧。”

司务长走后，六连长来了。六连长叫桑旭，是个细高挑儿，挺精神、挺聪明的军事干部。这次海训，六连成绩最好，桑旭感觉有了点儿资本，便大胆地来找团首长们，想说点儿个人的事儿。他走过来的时候，尽量叫自己脸上挂起笑容，其实呢，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。

团长看到六连长走过来，开口便说：“桑旭呀，你吃饭了吗？”

桑旭说：“没呢，找首长们说点事儿，汇报汇报。”

团长说：“六连长啊，你笑眯眯的，有啥好事儿呀？叫司务长，给他整碗饭来吃！”

一个公务员急忙跑去打饭了。

团长说：“啥事？说吧。”

桑旭说：“不绕弯子，直说吧。听了团长刚才‘战前动员’，不知咋整的，有点想家了。嘿嘿……”

钱副团长说：“你看团长，一句话说不好，问题就来了吧？”

团长的脸呱嗒就耷下来了：“嘿嘿个屁！接着说，想家，咋的了？”

桑旭胆子放大了说：“海训回去，我想请个假，回家看看……”

话音没落，团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：“这边炮还没打完呢，你身为连长，不考虑明天拿它一个好成绩，跑这来请假想回家，你给兵们做啥样子啊？”

六连长桑旭说：“团长，明天你看结果呗，过得硬的连队，过得硬的兵，六连，决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！”



团长说：“六连长，不管啥结果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回去好好带兵，就凭你‘仗’没打完就来请假，海训结束你也别想回家！不批。”

六连长傻眼了，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公务员端来饭，他也没接。

政委说：“先吃饭，有话慢慢说。吃呀？”

六连长敬了个礼，默默地走了。

六连长没走出几步，团长喊：“桑旭，回来！把饭给我吃喽！”

六连长又乖乖地回来，端起碗来。

团长说：“你说说看，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，为啥不能把部队，当自个儿的家呢？海训就要结束，部队就要回营房，你咋就不想想，连队的仓库里，被服长没长毛，连队的菜地庄稼长得咋样，食堂里的粮食有没有叫老鼠吃了？我从一份杂志上看到，人家美国那些职业军人，都把军队看作自己的家园，我们这些革命军人，难道还不如大鼻子？”

六连长桑旭问：“说假话，说真话？”

团长说：“说假话，你就给我滚蛋，回你六连去吃饭！我没时间跟你嚼舌头根子！”

桑旭说：“咱是革命军人，咱不跟大鼻子比。咱就跟咱们集团军其他师团比。人家部队营院，跟大花园似的，到处是绿地，喷泉一样的自来水喷头，呼呼啦啦喷洒扇面一样的甘露，那是啥感觉？咱们团，营院几十年如一日，地上不长一棵草，长出来，就铲掉，不铲也没办法，东北的野草疯长，长起来有一人高。那不成北大荒了？”

政委说：“反正咱不能跟人家其他师团比。咱们还得提倡艰苦奋斗，过紧日子。再说了，炮团这些年，也不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呀？过去基层住啥营房？小平房，大通铺。现在住大楼了嘛！军人嘛，当兵又不是图享福来了，你说是不？”

桑旭说：“好，营院咱不跟人家比。部队营房建设，确实改善了，可是，还是太落后，战士们至今冬天拉屎冻屁股，夏天拉屎挨蚊虫咬！真是受罪呀，解开裤腰带那滋味……首长们呀，你们当了官，

就把战士们遭的那份儿罪给忘了吧？”

首长们都不说话了。

桑旭鼓鼓勇气，接着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战士们咋说？不进厕所还算好，一进厕所，就想家。如今啥时代了？农民都住小洋楼了，谁还蹲在外头冻屁股呀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不愿意回营房，最大的问题，还是怕那旱厕所！”

副团长钱立桩说：“真是时代不同了啊，先进连队连长，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！桑旭，我看你是打靶取得好成绩，翘尾巴啦！大东北野战军，旱厕所还不是个少数，就你六连的屁股那么金贵？！你小子，真不识时务，吃饭嘀咕厕所，你叫我们咋吃饭？”

团长冲副团长摆摆手：“你叫他接着说。”

六连长桑旭还就接着说：“还是别叫首长们倒胃口了，我回六连去吃饭吧……”

六连长走后，团长一直没说话。

吃罢饭，撂下碗，政委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我看哪，六连长桑旭的话，不无道理。各位琢磨琢磨，咱们这届班子一上任，就集中精力抓海训。海训过后，有关团队基本建设问题，咱们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。”

团长说：“如果官兵都不把部队当自个儿的家，那我们这一届班子，就只能算是一伙官僚、混子，而不是‘父母官’！”

钱副团长说：“吹牛不犯死罪呀，你当父母官，手里有钱吗？炮团穷得丁当响，你拿什么去搞基本建设？”

团长笑了笑说：“活人，还能叫尿憋死？”

第二天，全团实弹果然打了个满堂彩。

炮火硝烟还没散尽，团长政委就被叫到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了。军区吴副司令接见他俩时，握住团长的手说，打得好，打得好哇！你们真不愧是我们共和国第一个机械化步兵师的炮兵团哪！团长咧嘴一笑说，谢谢首长，十几年了，我们战区，谁还记得当年共和国第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啊？更没人记得我们这个小炮团了！吴副司令哈

哈一笑说，那是因为，你们用老装备，打出了好成绩！否则，大家还会忘记你！团长借题发挥说，首长，该给我们新装备了吧？吴副司令说，好枪，当然要交给好猎手！军区党委最近研究过了，下一批新装备，就给你们炮团！军事训练，你们过得硬嘛。吴副司令又顺口问了一句，你们那里，部队的全面建设怎么样啊？团长说，不咋样！政委插他腰眼一拳，他也不在乎，继续说，有一大堆问题等着解决，也解决不了！吴副司令问，啥问题，解决不了？团长说，缺钱呀！部队驻在大山沟里，机关首长去得少呗。机关首长去得少，我们就穷，缺钱呗！吴副司令眯起眼睛，笑着说，你这么说话，不怕得罪三级首长机关哪？副军长在一旁说，赵铁钢这小子，那张嘴呀，从来就缺个把门的，吴副司令有机会的话，我代表他们欢迎你去趟炮团，走一走看一看！吴副司令哈哈笑着说，去，我一定去！你们炮团，明天就撤回去了吧？团长说，是，明天就开拔！吴副司令说，好，我先去你们军部住几天，然后就去你们炮团，咋样啊？

团长咧嘴笑着说：“那还有啥说的？欢迎呗！”

那天夜里，团长、政委的营帐里，小马灯亮了半宿。他们为军区首长要来炮团视察，兴奋不已。两人的话题，就从海训前，团长的“预谋”谈起……我们炮团，几十年钻在山沟里。当初，隶属共和国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，装备精良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先装备 152 加榴炮和火箭 73 反坦克导弹的炮兵部队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百万大裁军和军队现代化进程，原来隶属的野战军被撤消，只留下了我们炮团所在的这个机械化师，归属另一个集团军。先前“第一机械化师”的荣耀，渐渐被军队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，当年的新装备，变成老装备，当年的“骄子”，就有了点“后娘养的”味道。九十年代以来，军事训练成绩平平，从来在其他新装备炮兵部队面前，矮人一头；营房建设也总是在全战区部队都改善了营房条件以后，才轮到我们炮团改善生活条件。炮团的老同志私下里发牢骚说，我们是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”，早年当“宠儿”的感觉，找不到了。过去，全军第一支机械化师，响当当的“甲种师”，虽然驻在山沟里，军委总部、大军区、野战军首长，走马灯一样地来来往往。眼下，这样装备的炮

兵部队，已经远远落在了新装备的部队后头，上级机关、首长来得少了，自己也把自己当年的荣耀，埋在了记忆中。所以，团长赵铁钢一上任，就立志重整炮团当年的威风，从军事训练抓起，“用老装备打出新威风”。此次海训，就是团长预谋“炮团重新站起来说话”的一个时机，目的有二：第一，“炮团沉默十年了，得站出来说话，炮兵用啥说话？当然是用炮说话。”用打靶的好成绩，争取新装备，重整炮团当年的威风；第二，“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。”叫战区各级机关、首长重新记住共和国第一机械化师的荣耀，争取机关首长光临炮团。首长一来，就好要钱，以求炮团全面建设上一个新台阶！党委会上，团长把这个想法一说，副团长钱立桩提出疑虑：重整威风好，但是，把首长请来，目的是“要钱”，是否合适？团长说，市场经济了，部队建设没钱行吗？能不能要来钱，那也是一个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。我们炮团艰苦奋斗了几十年，为什么进入新时期落伍了？就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形势了。要理直气壮地搞建设，就要理直气壮地想办法要钱。于是，这天晚上谈起那个“预谋”，团长说：“炮团的历史，就要从海训这个漂亮的句号开始，翻开新的一页……”

政委琢磨，“这第一页，到底该咋翻？”

团长说：“六连长说的那番话呀，是兵们私下里说了十几年的话题！我当连长那时候，就跟大伙吹过牛，我说，我赵铁钢要是有一朝一日当了团长啊，第一件事儿就给那冻屁股的旱厕所，搬搬家！政委呀，一想起这话，我睡不着觉哇。”

政委说：“铁钢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小子不一般。首长面前不打怵，啥话都敢说。几句话就把军区首长搬动了，不得了。但是，首长真来了，你总不能把首长领到旱厕所去吧？”

团长说：“那就要看，咱们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强不强，有没有私心杂念了！不怕首长不高兴，你就得把首长往厕所里领。不看看旱厕所有多脏多臭，人家就可能一句艰苦奋斗，把你打发了！看了，也可能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——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首长们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嘛！”

政委说：“纸上谈兵，容易。真叫你把首长往那地方带，你兴许

就打怵了！”

团长笑笑，不再言声，半晌才说：“伙计，你还不了解我呀，我想办啥事儿，那就一定要办成……”

后来，团长睡着了，睡得很香，呼噜也打得很响。

政委心里还在打鼓：这个鲁莽的小个子团长，不会弄得军区首长不高兴吧？

.....

号称东北小西伯利亚的六甲铺山沟里，每天早上第一声鸡叫，肯定是从我们政委那被他称作“别墅”的屋檐底下传出来。那是一只雄健的花公鸡，挺胸抬头八字脚，如果再戴上一副黑边眼镜，那么活脱脱就是我们的第二政委了。“第一政委”是团长给政委起的绰号，只有两人私下里逗闷子寻开心的时候，团长才会在政委名头的前面，加上“第一”俩字儿。

一年前，团长政委同一纸命令任炮团主官，两个一把手新官上任，自然欣喜不已，想喝壶小酒庆贺庆贺，晚上下班后，换上便衣，钻进二十公里地外六甲铺小镇街面上最风光的“树墩酒家”，叫了四热四凉八个菜。政委说，这回我请客。团长说，选你当班长就充大瓣蒜哪？只要咱们兄弟俩，为炮团弟兄们当好父母官儿，就这一壶小酒八个菜，也没有腐败到哪去！团长硬是开了发票，还吹牛自己是炮团“一支笔”。席间，两人商量新班子一上任就抓海训，要力拔头筹。团长说，目前，咱们团的装备，152加榴炮和红箭73导弹，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老装备了，装备虽老，咱们得叫它发挥最大的性能，开得动，打得准。尤其是打击海上目标，咱们团有绝活！不瞒你说呀，政委，玩炮玩导弹，我上瘾！不然，上级咋能叫我来当这个炮团团长？政委说，你带司令部搞的海训预案，我看确有新意，如果搞得好，此次海训，力争打它一个满堂红，我看差不多！团长说，啥叫差不多呀？我有绝对把握！海训过后，咱们团就要争取新装备，也许，老装备这是最后一次服现役了，我要叫这些老伙计拿个优秀，带着大红花，退出现役！政委说，大话，别说得太早，留点余地好不好？团长

说，我赵铁钢，还从来没放过空炮！咱们不仅要争取新装备，还要叫炮团官兵，争取一个新活法儿！政委问，啥叫新活法？团长说，有三种活法，第一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那是无能鼠辈的活法；第二种是赖活不如好死，如今不打仗，想悲壮一回，也没那个条件；第三种就是和平时期现代军人应有的活法，活得滋润、活得牛气，活出野战军应有的质量来！你就走着瞧吧……两人越说，就越高兴。吃了小鸡炖蘑菇，政委说，好吃，真他妈香。养上一只笨鸡儿怎么样？倒不是为了这鸡肉香，是想叫它为我做个伴儿。团长说，我可没有你那文学小情调，要养啊，你就养只大公鸡，你小子膀大腰圆睡觉死，营区放起床号，你听不到，已经误了两回早操了。政委说，你他妈小精豆子，心眼多，我这两只大耳朵，你就是蹿北京天安门放起床号，我也听得到。你是两天早上看我没出操，你小子拐弯抹角批评我！团长咧嘴一笑，我当营长那时候，教导员流点鼻涕闹个小感冒，就趴被窝不想出早操。我他妈蹿过去，掀开被窝子，揪住他那小宝贝就说，你是党代表，你不出操，谁站排头？他嗷嗷叫着，乖乖地跟我去出操！政委说，我那宝贝，老婆都碰不着，你小子也别想碰，明天我出操还不行？团长说，咱俩是正团啦，天天出操，也不可能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当团长的，不得装装相儿，隔三差五的出回操呀？我去，你不去就不好。两个一把手，一切行动要一致，没二样。它不是显得我们这个班子团结，没缝子可钻吗？政委听着很感动，“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无论是训练场、操场、海训炮阵地，团长、政委两人总是形影不离。即使是政治教育动员大会，政委作完报告，团长也要再说上两句，以示对政治工作的支持。用政委的话说，这叫无形的凝聚力。

这天早上，是海训归来第一次出早操。头天晚上，团长跟政委说，海训归来，一路颠簸，怪辛苦。政委呀，赶明儿早上，你就别出操了。睡个懒觉，好好解个乏吧。可是，政委一夜没睡好觉，叫军区吴副司令要来视察给闹腾的。鸡叫头遍就起床，政委走出门，大院里的起床号就吹响了。



炮团的军营大院里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抹过白杨树那斑驳的树干，将炮场上的加榴炮和红箭导弹发射车像油画般地勾勒出来，政委快步走过炮场，没向炮场瞄一眼，尽管那里被战士们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连苍蝇落到炮管上，都能滑个跟头。政委在战士们嘹亮的口号声中，走出军营大院，直奔营门外拔地而起、悬在半空中的高速公路。他气喘吁吁地摘下军帽，揩一把额头的汗水，眯起眼睛，向炮团大院望去，脸上喜一阵愁一会儿地变换着颜色。忽然间，一阵风驰电掣的汽车轰鸣声，从身后响过，政委下意识地转身做个闪身的动作，那汽车就停在了政委身边。团长仍旧像个精豆子般地跳下车来，放开大嗓门就喊：“政委呀，一大早，你蹊高速公路上来干啥呀？！”

政委咧嘴一笑，“你可没打个招呼，就往外蹊呀！一团之长，没人能管得了啦？组织上配个政委是摆设呀？”

团长哈哈一笑，“政委你扯啥呀！党委一班人，你是第一政委，你老大，这点组织观念没有，上级让我赵铁钢当团长，可就瞎了眼。”

政委说：“你小子行，还有这么点组织观念。人家都说你绝顶聪明，那我就考考你，你猜，我蹊这来干啥来啦？”

团长眯眼瞄了政委片刻，嘴角一抿，有了诡谲的笑意，他很得意地说：“我一米六五的小个头，能当上团长，全靠智慧往高里擦呢！你那黑边大眼镜子也不白戴，智慧也肯定不在我之下。依我猜呀，你是居高临下，看咱们炮团大院来啦！”

政委问：“那么，我为什么要看咱大院呀？”

团长说：“你这话问得没了智慧。为军区首长要来视察呗！”

“真的？”政委那方方正正的大脸盘，顿时就笑成了初升的红太阳，他扯开嗓门喊：“司机！把车开回去！我俩溜达溜达！”

汽车开走后，政委指着远处像沙盘样的炮团大院说：“伙计，昨晚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把首长领进咱们的旱厕所，实在不妥！咱团穷，这么些年，营院建设摆不上党委议程，更不要说有个营院微缩的小沙盘了。首长爱走动的，你带他满院子转转看看，还行；首长一旦情绪不好，不想走动，你咋叫首长跟你去看这看那？我呀，想了个主

意，把首长带到高速公路上来，鸟瞰炮团，一目了然！五个早厕所，指指就行了！怎么能把首长往那地方领呢？”

团长其实一大早就起来了，一直站在操场上，看兵们出早操，眼瞅着政委背着手，走出营院，上了高速公路。他猜想，政委一定是为了首长们要来，打什么新主意呢，就立马打手机，叫了司机，坐上“猎豹”，追上了高速公路。政委一席话，叫团长哈哈大笑：“政委呀，你们这些蹲机关的书生呀，就是谨小慎微，怕这怕那。特别是对首长，摸脾气看情绪，手拿把掐。你这一套，我赵铁钢不习惯！跑高速公路上来看‘沙盘’，亏你想得出。毛泽东当年有句话，咋说的？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就得亲口尝尝！你把首长整这儿来，咋尝滋味呀？”

政委说：“那是一只臭梨呀！你叫人家咋尝？你把首长情绪整坏了，事办不成，还落下个坏印象！那不鸡飞蛋打，得不偿失嘛！”

团长说：“过虑了，过虑了，政委呀，别把首长都想得那么金贵、那么高高在上、那么不识人间烟火。这事呀，交给我！保证万无一失。”

政委说：“不行，这事呀，你得听我的。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，我都蹲过，接待首长，我比你有经验。军区首长好不容易来一把，绝对不能把事儿，给我整砸了！”

团长看看手表说：“咱俩往回走吧，还得看看早操后，院子打扫得咋样呢？咱们边走边说……”

说着，两人就小心翼翼地跨过高速公路护栏，一步一摇地走下那陡峭的斜坡。

团长接着说：“政委呀，这些年，你在机关，尽走钢丝了吧？”

政委笑笑，“你瞎扯啥呀？又想埋汰我们政工干部了，是不？”

团长说：“人家首长要来解决什么问题，你偏要人家首长绕着问题走，你说你这不是自己埋汰自己嘛。其实很多事儿，不是首长官僚，是下边为了讨好首长，领着首长绕道走！还用我埋汰你呀？”

政委一听就瞪眼了，“你他妈小子，不听劝还埋汰我！等着跌了跟头，后悔就来……”正说着，政委脚下一滑，扑通一下，重重地跌

倒了，正好跌在一个露出地面的水泥棱子上……

十分钟后，团卫生队值班室里，值班的小医助，面对政委胳膊上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，麻了爪，哆哆嗦嗦不敢下手。

团长一把夺过镊子说：“真他妈的笨！你下命令我下手！”

医助一会儿说生理盐水，一会儿说红汞，团长三下五除二把政委的伤，打发了。医助要给政委挂绷带，就是往脖子上挂的那种，政委死活不干。

团长说：“就因为副司令要来，怕影响自个儿的形象？”

政委凑近团长耳朵嘀咕：“首长面前，整个伤兵形象咋行啊？”

团长说：“行啊，别挂啦！把政委糊伤口的绷带给我系紧，少淌两滴血就行啦！”

走出卫生队，团长奚落政委，你们政工干部哇，那张小脸儿就那么金贵？政委绷起面孔说，我这张脸咋的啦？大得像磨盘！你也不看看你那张小脸儿，瓜籽一般大。别不分场合总跟我逗闷子，首长面前、部队面前，你给我收敛着点！团长明白，这是政委给他打招呼呢，他咧嘴一笑，大大咧咧地说，我赵铁钢逗闷子是一绝！那些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你走着瞧！政委问，啥效果呀？整得神秘兮兮的。团长说，你瞅着吧，我呀，非得把首长领进早厕所，看看咱团的阴暗面儿不可！政委说，那早厕所啊，是咱们的心病，可是把首长领进去，实在不雅，也不合适。你小子还是别吹牛吧！

团部大院里，全团官兵正热火朝天地打扫院子。晨光薄纱一样地笼罩军营，千余官兵身穿迷彩、挥动扫帚，煞是一幅好看的图画。副团长钱立柱见两个一把手走过来，便迎上来说：“团长、政委，部队全员出动，不漏一个死角！”

政委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团长说：“不漏一个死角？你瞎扯！咱那营区里的早厕所，顺风臭出两里地！你把早厕所搬家啦？”

钱副团长说：“团长，你还真把早厕所当回事了？你别听六连长瞎白话，几任班子都想给早厕所搬家，谁也没搬成啊。我只是叫他们撒白灰、压臭味而已，只能少飞几只苍蝇！”